

徐益棠編

清代秘史

初輯

吳永恆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滬初版

清代秘史

初輯 全一冊

基本定價國幣

元正

(外埠酌加運匯費)

編輯者 徐益棠

發行人 浦家麟

出版者 鐵風出版社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發行者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鐵風出版社各地分社及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有

自序

學校寒假，羣兒圍燈前欲余爲述故事，乃彙稗史，經舊聞，並錄而存之。回憶童年，納涼竹貴軒廊下，聽先祖母說「長毛」，味醴然往往至深夜不忍入寐，此情此景，彷彿如昨，而余亦頽然老矣！士當亂離之世，當必有所建樹，或荷戈於疆場，或運籌於帷幄，生何足戀，死亦不惜！乃余避亂他鄉，偷生籬間，消磨於圖籍之中，俯仰於飢寒之下，掇拾敗紙，輯成斯編，得不爲賢者所齒冷乎？七八年間，椿哥歿於陪都，鴻妹逝於上海，佩妹喜妹又復先後傷其所天，而長者輩自藕卿叔祖母以下十餘人凋寒盡矣！壯者待教，幼者待養，東望故鄉，又安得使余奮然投袂而起，奔赴國事者耶！他日國軍凱旋，挈兒輩翩然返里，重過竹貴軒廊下，風簾涼榻，執扇流螢，溯往事於當年，哭窮途於斯日，又得毋惺然興感，泫然流涕也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崇德徐益棠敍於成都寓廬。

例言

一、本書爲歷史科本國近代史補充讀物之一，冀以養成高中學生讀史興趣及大學初年級學生使用史料時參考之用。

二、史料貴求真實，本書材料均係採自清代較有史識之筆記，例如薛氏庸庵筆記及陳氏庸問齋筆記（足本），均爲今人治史時必須參考之著作。其價值稍遜之作品，一概屏而不錄。三、每篇之末，均注明所採作品，以便導引讀者翻尋原書。其有連帶或類似之記載而來源不同者，則分別附錄於同一標題之下，亦注明其所採之作品。

四、原書作者，每因時代及立場不同，故對於太平天國方面之人物及事實，往往肆行抨擊，並於人名之上，附以「逆」「賊」等字樣，而尤以王韜氏之蘊牖餘談爲甚。韜爲獻策於洪秀全而未被登庸之人，私怨所積，毋怪其然。然以求史料真實起見，故未加以更改。好在近來關於太平天國歷史之作，已逐漸刊行，正可參閱證辨。本書僅擇其重要而詆毀較少者，採擇數則，以資啓發問題，導引研究。

五、因上述理由，故關於太平天國方面材料採用較少，於清代方面材料採用較多，本書兩方面材料輕重不勻，亦爲無可奈何之事。惟讀史之重要，一方面而鑑往而知今，另一方面則立己而達人，故本書採擇標準，特注意於關於事業成功之各種重要因子之修養與鍛鍊，例如創

造，勇敢，冒險，忠實，犧牲，公正，義俠，堅忍，寬宏，廉潔等美德，足以影響於近代民族之精神者，均採錄之。

六、自民族及政治的立場言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或爲後世所詬議；然從歷史言之，則近代各種新政之創始與推行，政治上漢人地位之增高，邊疆之開拓與設施，國際關係之認識與調整，均由上述諸人實現之。惟上述諸人，正史及普通讀物已頗有記載，故本書採錄不多，而於同時代未被注意之人，則少著錄之。

七、本書所採材料，文字力避艱澀，事實務求明要，可應一般人業餘消遣之需求。

八、本書第二輯，爲關於國際戰爭時期之史料。如無特種原因，當於最短期間出版問世。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輯於謹識

清代祕史初輯目次

一	滿清紀事	一	一六	李秀成二則	四九
二	洪大全	一三		附曾文正公覆陳逆曾正法片	五一
三	陸建瀛三則	一四	一七	錢江四則	五二
四	劉同纓	一九		附錢江上太平天王洪秀全書	五七
五	何桂清	一九	一八	容闓二則	六〇
六	陳玉標	二五	一九	王畹(王韜)二則	六二
七	訥爾經額	二五	二〇	張炳垣二則	六四
八	石達開五則	二六	二一	田玉梅	六七
九	石達開女綺湘	三三	二二	團練三則	七〇
一〇	譚紹洸	三三		附檄文	七四
一一	洪軍諸王二則	三四	二三	附林彩新諭青岩檄	七五
一二	洪福瑱四則	三五	二四	包立身四則	七六
一三	謝子澄	三七	二五	周兆熊	八〇
一四	駱秉章	四〇	二六	溫紹原四則	八一
一五	陳國瑞四則	四三		曾國藩與江忠源	八三

二七	向榮與江忠源	八四	四四	王有齡與徐有壬	一一九
二八	江忠源	八五	四五	王有齡二則	一二〇
二九	林鳳翔與李開方	八七	四六	多隆阿二則	一二一
三〇	士氣	九〇	四七	鮑超三則	一二二
三一	易佩紳	九一	四八	馮子材	一二五
三二	李孟羣父子	九二	四九	劉松山	一二五
三三	李孟羣妹素貞二則	九二	五〇	唐殿魁	一二六
三四	朱祥保女	九三	五一	蔣益澧	一二六
三五	壯士	九四	五二	左宗棠三則	一二七
三六	客將二則	九五	五三	曾國藩與左宗棠三則	一二九
三七	陳玉成三則	九六		附曾文正公輓聯	一三三
三八	文慶	一〇四	五四	曾國藩與李鴻章	一三四
三九	林則徐二則	一〇五	五五	曾國荃	一三六
四〇	沈寶楨五則	一〇六	五六	胡林翼	一三八
四一	張國樑五則	一〇	五七	胡林翼與官文二則	一四一
四二	程學啓四則	一四	五八	彭玉麟四則	一四三
四三	張玉良二則	一七	五九	張汶祥三則	一四七
			六〇	張芾	一五〇

清代秘史 初輯

一 滿清紀事

山谷清涼，林木蒼蔚，羣巒疊翠，石澗飛泉，於此晏坐，亦足以論古談今，非誇一己之多聞，亦本衆人所共知者耳。古人有言：不知天文地理，不知敵國之言，不可以爲將。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清國與吾僅隔一衣帶水，而不知其近世歷史可乎？清國地廣人衆，財物豐饒，聖天子在上，以德教爲政治，禮義交孚，精明壽考，勤政愛民，幅員廣大，四海安寧，盤古至今，於斯爲盛。溯自滿清有國以來，順治在位十八年，及康熙卽位，大免天下民稅一次，當時治國章程，尙未殞定，聖祖盡心力以成之。在位六十一年。逮至雍正，明而略刻，貶削親王，戮大將年羹堯，在位十三年。乾隆時際上元，民豐物阜，開闢新疆數千里之地，普免天下民稅一次，駕臨江南二次。時臺灣林爽文起兵叛，命福康安帶兵平之。在位六十年。禪位太子，爲太上皇三年。嘉慶踐祚。各國夷人，盛集廣州營業，海關年中入息甚多。夷人每受官民挾制，勢力甚弱，卽亦無可如何，道光登極。越年廣州省城大火，癸巳又大水。時鴉片烟盛行，毒遍通國上下。上命林則徐總督兩粵，設法禁烟，中外互結，毀燒鴉片數千箱，民皆遵從。困逼英僉義律，功效將成，忽然罷職，上再命琦善奔山繼往。夷人揚眉吐氣，令義律伯貊，率兵攻廣州，索償鴉片賠項，紳民上下，合羣策羣力，遂殺伯貊。各處人心咸震。三元里義勇齊出

，圍困義律，大將軍懼，閉城數日，以六百萬銀元賄敵。後英人復乘輪船攻鎮江，撲天津，所到之處，勢如破竹，運河爲之阻梗，京師大震。上乃以銀二千一百萬元餌敵，和，分三年償清，開口岸通商，即寧波上海福州廈門香港是也。敵酋與耆英議設三十六條章程，爲永遠和好之計。初時民心尙多疑憤，及見洋人設立學校，教育華人子弟，重出月糧以僱工人，請託有司以護良善，民因此遂漸漸趨之。夷人分派耶穌經於各處，人漸知有上帝。自開港至今，中外互市，無分彼我矣。然而廣東自此常不靖。劫掠典當渡船之事漸多。又不得好官撫治。世情愈趨愈下，盜匪愈殺愈多。蓋自夷人滋擾以後，黃恩桐爲巡撫，余溥淳知廣府，皆不理民生，祇獻媚外人，士子惡之，相約罷場不考。承余溥淳之後者爲劉潯，年少驕傲，出外見有民庶不起立者，即牽出街心笞百十。時有雙門底醬園之夥，負重不及避，被笞責，并繫於獄。街坊具呈保釋，劉不准。民心盡忿。是晚廣州府衙起火，有白衣者數十人，持刃趨入，劫取其珍寶衣物。積於庭中，不許携出，盡付火化。劉潯從後門遁走。事後有鄉民經過，被南海令史樸強捉數十人，誣殺之。人心愈以不靖。是時廣東忽然一禾兩穗。筋竹處處開花。徐廣縉爲總督，經年不出一示，不辦一事，夷人因前者英立約，准三年後入城遊玩，至時以文書來問徐，徐不敢允，親詣虎門與夷人會議，請延時日。夷人曰：「此細事耳，遲早亦無礙也。」徐回省，張大其事，連夜換城門，又命城廂內外舖戶，皆出壯丁，持戈巡遊，以壯聲勢。數日乃已。犒獎無算。申奏朝廷，自詡督率各處鄉民團練，使夷人畏懼，不敢進城云云。上諭謂不發一卒，不費一矢，功勝於十萬師。賜以世襲子爵。徐廣縉意得甚，日事淫侈，不理政治，縱容屬吏，以浚削民之

脂膏。以致賊盜四起，擄人勒贖之事，紛紛然並作。并擄及知縣史樸，此道光三十年之事也。咸豐嗣立，黃河決口，盜匪更多，時廣東大盜梁十五擄取民船數百號沿海劫掠，英人以輪船二擊敗之，乃降於英。時又有劇盜渾名羅畢德者，極爲猖獗，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卒亦無濟，凶饑愈張，而洪氏乃應運而起矣。

洪名秀全與黨人馮雲山，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西粵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神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并無大志，唯洪秀全少具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穌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英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晃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於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寓居黃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許其邪言惑衆，官卽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刼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

，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誓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漢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

初時鄉民戰士，共計不過數百人，雜以婦女，官兵環而攻之。洪率衆入據山谷險隘，合男女共禦敵，男則持矛，女則饋食，分行督伍，視死如歸。官軍數次入洞，均中伏而敗。是時大里魚已降於清，隨營用命，清官令爲頭隊以攻洪軍。秀全深溝高壘，乘敵懈怠，突出奮擊夾攻，每獲奇勝，清兵無奈之何。都統烏蘭泰自請當先，卒被炮傷足而死。張敬修招集北勇，耗費錢糧，不可勝計，屢交戰皆敗。所招之勇，毫無紀律，擾鄉民，劫財物，所到一空，甚於盜賊。故百姓皆不惡賊而惡兵。是年八月，日有食之，上詔督撫各輕徵民稅。西粵擾亂益甚。東粵英德人曾昌起義，稱兵半載餘，巡撫葉名琛遣軍平之。另黨凌十八擾掠翁源，屯於羅鏡墟，官兵環墟圍困，絕其糧食，良民婦孺皆飢死，死者數千人，慘狀不堪。是時洪秀全聚衆愈多，軍威大振。辛亥八月初一日，向榮先以兵伏要道，誘令出隘，秀全督兵相持，自辰至酉未決，洪黨遣章昌輝潛渡斜谷，遶出官兵之後，官兵方在前路禦敵，而不知永安州已陷落矣。於是官兵退數里爲營，以候大軍之調集。洪秀全入守永安。二年壬子正月，廣西梧州府，忽有波山艇數十號，突到常關前。關吏方欲稽查，船內跳出多人，提刀舞牌，劫掠關廠，官吏盡逃。梧州閉城數日，賊黨從容捆載而去。二月，洪秀全大隊棄去永安，逕圍桂林。四月初一日解圍，欲入湖南，四月十四日攻柳州。傍東繞道，進陷道州、桂陽、嘉禾、永興、安仁、醴陵、攸縣。七月廿八日徑攻長沙，圍其城五十日不克，夜又解圍北趨。途中出示曰：

奉承天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高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實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你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着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豹狼差役，概行剿除，縣首示衆。恐有流氓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各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示帖各處。此時咸豐帝知洪氏大勢已成，橫行無敵，心甚驚憂，故屢次催徐廣縉赴西追剿。然徐則故意遲遲其行也。洪黨於十一月初三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洪黨先使八十餘人，坐大船二隻，小船四隻，十一月初九日，駛抵湖北之漢陽府，在鸚鵡洲泊船，等候大隊齊到，攻取漢陽。十二日，鸚鵡洲之洪兵，見漢陽城外清軍，皆住劄營內，有一大膽漢倡議曰：「清兵頗畏我輩。我等若先去攻之，可立克也。」於是八十餘人，各攜鳥鎗軍器火藥包，令一人手執大旗先登岸，高聲吶喊前進，城上清兵大驚，以爲洪氏大隊人馬前來攻城，各放

烏鎗數聲，即棄械而遁。洪兵趕到城邊，擲藥包數十個，火着民房，煙燄迷漫，官兵已無踪影，遂乘勢破城，分佔各門。後大隊到乃入劫漢陽府衙門，掠取倉庫。命人焚葉名琛之村，掘其祖墳，一面出示安民。示曰：

大漢軍帥，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爲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賊，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業。八月初一，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越日出城赴江，掠米幫船八九百號，間有不從者，焚去四五十號。十六日派數百人攻取漢口，分兩路來往。十九日大隊齊集，據漢口，所有將帥丞相相等，均居於各省會館之內，連日調撥隊伍，進攻武昌。長圍困城後，天王及楊秀清乃到。十二月初四日，地雷轟發，城立陷。武昌巡撫常大淳死之。各官亦多有從死者，計屠滅官兵及民人不下數千人，血流遍地。聞係兩廣人則不殺，閉戶不出者亦不殺。洪氏既據武昌，即分派兵士，略各處州郡。十二月十四日破黃州，十九日破黃陂縣，得兩處以爲門戶。獲紋銀七十餘萬兩。洪氏遂在武昌度歲。有策士錢江，闖軍門來謁。錢氏浙江人也，素負胆略，博學多聞，林則徐總督兩粵時，在幕府甚見器重。林既被貶，錢江遂留居東粵。時夷氛正熾，錢江集衆上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當道大官，一主和議，錢江屢於衆人前攻之。大官命知縣梁星源捕之至，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居家鬱鬱。適聞洪氏倡義，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遠千里赴見之。勸洪秀全舍西而東，上書論天下大勢，共數千言，其書力言兩川不足圖，得亦難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乃圖進取云云。內尚有興王策數款，不傳於世。秀全覽而悅之。即遵其計而行。

三年正月初四日，洪氏率衆盡上船，共有船二千餘號，順流東下。十一日破九江，清兵退守小孤山。洪兵自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官兵不敢當。獨上海道吳淦即吳建章，招集廣東頭猛船及民船十餘號，裝有紅毛大炮數十位，據小狼山竭力相拒。吳兵屯近江邊，築隄以自蔽。是夕

二鼓，於堤內樹長竿懸燈籠，指揮炮手而轟放，擊斃洪黨六百餘人，相持至天明，衆寡不敵，卒爲洪黨所克。大炮船隻，盡被洪軍擄去。正月十八日破安慶，廿二日破蕪湖，殺清軍數百人。得紋銀三千餘萬兩，獲糧食婦孺不可勝計。清兵退守南京鎮江。總督陸建瀛盡引兵屯城內，不與尉官相見，將軍三司合銜參揭之。吳爽又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助攻守。洪黨夜用酒罈，戴以雨帽，每罈掛小鐙一，浮水而下，黑夜昏闇，清風蕩漾，似人游泳而來。洋人懼其逼近，放炮攻之，連綿不斷，火藥將竭，洪氏伏兵齊出，擒輪船上大使一名。洋人乃獻兵糧換之。彼此約不侵犯。二月初十日子時地雷轟發，洪黨用雲梯登城而入，天明佔據各門，殺清軍及駐防旗滿四萬餘人，百姓之跟隨清軍者，亦被殺不少。十二日開城，令百姓搬去死屍。十五日閉城。編查戶口，命百姓入隊，不允者亦聽之。計洪氏自廣西倡義以來，以南京殺戮爲最，屍骸積疊，淮河之水俱穢臭不堪食。總督陸建瀛，將軍祥厚，皆死之。梁星源時方罷官居金陵，爲錢江所殺，屍分數段云。於是洪氏乃修整明朝舊宮殿居住，建江寧爲天京。殿上懸柱銘二，一曰：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異族異衣冠。一曰：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連日賜羣臣太平御宴。三日後，乃大封會友。以錢江爲大司馬，幫理軍民事務。又命良工加築泥炮臺於城外。命金陵新入隊者據守之。湖南北入隊者守二重城。長髮者守內城。制定服色。洪氏上戴朝天冠，穿黃龍袍，束黃縐帶，其次用紅綢，又其次用紅布。洪軍合計若干，未知其詳，大約不過數萬。時欽差賽尙阿，柔懦無能。徐廣縉，工於隱飾，捏報勝仗。賽氏欽賜遏必隆刀，亦不敢用，擁兵自衛。上屢諭其迎頭截擊，皆不遵從。洪氏乃得縱橫自在，唾手而

得金陵。於是上震怒，賽被逮入京。二月廿五日，洪黨分軍二，一攻揚州，一攻鎮江，皆陷之。正擬乘銳進取，適遇京兵萬餘，索倫騎兵七千，山東河南各省援兵二萬餘，又向榮亦統兵三萬，廣勇數千，跟踪而至，大軍雲集。皆離南京十餘里或二三十里下營。商議合兵進剿。洪氏大震，調回揚鎮人馬拒守。三月，連日大風雨，向榮已查明地勢，決議於初六晚出隊，人馬啣枚，潛入要隘，突起攻擊，鎗炮噴筒，驟如雨下。洪黨大驚擾。鍾山有新入洪黨者千餘人投出，向榮給以米糧遣令散去，四面環攻，搶回器械米食甚多。十三日洪黨陳兵北門，撲許乃鈞營，互攻戰間，陳金綬以青州兵繞出山前，會合截殺。向營又令火器營居高轟下，復以火箭射入土城，焚毀大營三座。洪黨敗挫，皆退入城。次日洪黨欲再決死戰。錢江止之，曰：彼既得勝，銳氣方盛，難與爭鋒，不若調齊各軍，堅守瓜浦，一面傳檄同志，以擾閩浙江鄂。我軍糧糧充足，清軍糧運維艱，我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俟至秋高氣爽，然後決戰，則清兵可盡殲也。秀全從之。是月廈門有黨應洪氏起事，燒燬衙門，殺戮官吏，獨不擾夷人，且以書予之，述其意見主義，夷人心甚悅服。英水師提督派數人乘汽船入長江。三月十五日解纜，十九日抵焦山，越日到江寧，洪黨遙見汽船駛來，以爲夷人助清軍攻已，卽以大炮隔岸轟之，破其舵尾，夷人并不還炮，急升白旗，洪黨中有知升旗之例者，乃以小舟赴汽船詢之曰：「君外國人，此非商埠，君來此何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憂。此日之來，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道路傳言，多有謂洪黨專與英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眞意。此後疊端，于我兩相相助，于爾勿害通商。書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等其圖利之。」洪黨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入金陵見秀全。秀全與歷覽各營，以軍容之盛誇示之，因復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然，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黨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者乃於三月廿四日去江寧，溯流而返滬。

二十九日，總兵鄧肇良攻鎮江城外觀音山，洪黨蜂擁而出，兵勇以大炮迎擊，洪黨漸漸却退，分兵抄後，清軍駐守京口，分頭抗戰，互有損傷。四月初二日，和淳督大隊師船，乘風至焦山，洪黨水師開炮拒之，和乃回瓜洲。此處江面，洪黨船划極多，岸上又築壘安炮，連環不絕，和氏師船，恃帆飽風利，亦放炮以攻兩岸。初十日，向榮調撥兵隊分五路而進，撲攻江寧通濟朝陽二門，洪黨亦出二三千人，分頭迎拒，且戰且守，官兵屢設法以誘敵，洪軍始終不前。十一日，向榮札大營於紫金山，卽孝陵衛也。洪黨慮其佔形勝，突出數千人刼其營，向榮揮兵接仗，竭力擊退之。是日，長江上游，清將盧應祥會同楊煥章，各率炮船數十號，遶出夾江沿口北，潛入南岸。楊軍分爲二隊，駛入夾口蘆葦中，張疑兵以爲援應。千總黃秉忠，督大小炮船，遶進夾口，直擊橫寒隘口之鹽船三隻，毀壞之，其餘鹽船順流退下，一面放炮相拒。楊煥章從蘆葦岸突出接應，先向敵帥艦望樓炮攻之，殲斃紅黃衣者數人。乘機銳進。洪黨卽泊船相拒。岸上炮臺七座，皆向官船轟擊，煙燄蔽江。盧應祥率兵抄截，楊煥章麾兵應之。黃秉忠回環沖擊。相拒數時，陳喜率兵登岸赴援，殺死執黃旗之頭目一人，洪黨乃潰遁。清軍拆散夾口木排，奪獲大炮軍器糧食不少。